禮書通故

耤田躬桒禮通故　　禮書弟二十

定海黃以周述

耤田經作藉亦作籍許慎云耤帝耕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从耒昔聲鄭元云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也盧植云藉耕也左傳鄅人藉稻應劭云籍田典籍之田臣瓚云藉謂蹈藉也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以周案從許鄭義

毛詩序云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劉向崔靈恩皇侃說王社在藉田中故藉田而祈社秦蕙田云詩序乃言兩祭同歌一詩非謂藉田而祭社也以周案月令孟春

天子親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大司馬仲春蒐田獻禽以祭社則耤田與祈社異月詩序𥁋言耤田後有祈社之祭歌此詩爾非謂王社在耤田中亦非謂耤田同歌此詩耤禮具詳周語不言樂傳曰雅樂不野合𥁋耤無歌詩亦惟擊土鼓龡豳雅而已梁武帝祀先農有歌詩不古

衞宏漢儀云春始東耕于耤田祀先農雷氏五經要義云先農立壇于田所祀之其制如社壇祝欽明張齊賢等議先農與社一神以周案東耕諸侯禮天子耤田在南郊甸地祭義云天子親耕于南郊諸侯耕于東郊周

官甸師云帥其屬耕耨王籍籍祭先農不見于經周語
農正陳籍禮注家謂敷陳籍禮而祭其神亦未有祭社
之說也社在宗廟右籍田在郊南其地異祈社在仲春
耕籍在孟春其時異社爲土示先農是人其神異國語
司空除壇于籍或曰耕壇或曰先農壇壇而曰除蓋臨
時爲之其非社壇明矣自崔說王社在社田中祝氏因
謂先農即社歷從其議遂改爲先農壇纏貤紕繆當從
要義

國語云王耕一墢班三之記月令云天子三推三公五
推卿諸侯九推白虎通義引祭義逸文云天子三推三

公五推卿大夫七推文又與月令異以周案凡治田有二法一用發一用推相其土地所宜而為之車人為耒云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是其證發亦伐伐匠人云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隴中曰甽甽土曰伐土今誤上伐之言發也依說文發伐皆叚借字當作坺云梠臿也坺一臿土也是則發者以梠臿土一發而全起也推則從上漸推去之矣國語王耕一發班三之謂王之耕䅛其土柔者只句庛一發而已其土堅者用直庛則班三之也班讀如班馬之班班

之為言反也白虎通義引曾子問逸文云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即其義也發饒而力大推數而力易後世天子好文用推故月令比記推數天子三推即所謂班三之也三公五推公各五推也與下卿諸侯各九推同弓文三公似宜六推云五推者凡耕二人為耦各三推當一伐王無耦班三之未成伐故三公各五推合為十八推乃成三畎之治也卿連諸侯言之者卿九人亦不成耦故連諸侯為文卿諸侯十人治十五畎諸侯不定之辭大夫以下無文以言之自疏家以為發推迭用而說始鑿後人又以推當伐而義愈晦

賈逵云班三之班次也三之謂公卿大夫王之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韋昭云一墢一耜之發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王以下各三其上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以周案賈韋之意發卽匠人之伐是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與月令之差不合凡耦各三推當一發

蔡邕云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以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以周案禮有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差如大都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亦是也蔡說孤卿七推不足爲據國語庶人終

亏千畝鄭注甸師引其文云庶人謂徒三百人是庶人以在官者言也蔡氏以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遂云士終畝亦少分曉

盧植云天子耕耤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伍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為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為文以周案盧氏據國語文以釋月令王一發班三之謂王以下皆三發而王一發九推耒月令云天子三推發猶未終也故三公五之卿諸侯九之而一發之禮乃終其說較通

高誘云禮以三爲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以周案發推之與車人有明文謂三推當一發可也謂三推卽一發猶未是

賈公彥云王三推而一發公五推而三發卿諸侯九推而五發以周案王三推而一發猶可言也五推三發九推五發如何相配直亂道耳

孔穎達云人數如周語推數如月令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而各五推卿九人發而各九推以周案據賈疏先推而後發據孔疏先發而後推而不知推與發各有所施非迭用也云王一人發是已云三人發九人發

謂同發一土耶方尺之土無容人數之多謂各發一土耶當云各發而五推而九推亦不宜如此立文且推數有多寡發數亦必有多寡渾言幾人發而不言發之數是遁辭也至陸德明訓推爲伐馬貴與訓推爲發說愈膠葛而不可通矣

鄭元云月令搢之弓參保介之御閒置耒弓車右與御者之閒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驂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王引之云段氏據正義改之御爲御之誤觀周頌臣工箋及正義鄭氏孔氏所見月令本作保介之御閒明甚之猶與也鄭注與御者之閒與字

疋釋之字呂氏春秋作參于保介與御間文義甚順鄭注以為勇士參乘非也書傳凡言參乘無但曰參者以周案王說可從

古毛詩說田祖先嗇也鄭元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先嗇若神農者孔穎達云始敎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于尊可以及卑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王安石云生為田正死為田祖猶樂官之死而為樂祖也以周案先嗇漢謂之先農不舉其人以實之孔疏又兼后稷據唐制

而言隋唐閒先農之祀皆祭神農于帝社配以后稷非古也

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躬耕帝籍鄭元云元辰郊後吉辰宋本作吉亥不足據觀下何禮之顧肅之語自知盧植云元善也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是陽故以日耕籍是陰故以辰劉熹云盧謂籍田陰也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也何譔之云鄭注元辰蓋郊後吉亥顧肅之云鄭稱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明子亥為辰亦無常辰之證皇侃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孔穎達云正月亥為天倉以

其耕事故用亥以周案月令仲春元日命民社社亦陰祀用日為主盧說本不盡合祈穀元日用辛命社元日用甲耕耤元辰用亥主干言日主支言辰記意如此顧氏日知錄云古擇日皆用干秦漢以後始用支不盡可據漢令縣邑以乙日祀先農亐乙地主日不主辰與記文異其天子耤田皆用亥日蓋兩漢相傳師說如此或說元始也元日日之始甲元辰辰之始子無稽 又案章帝紀二年乙丑耕定陶三年辛丑耕懷兩丑字乃亥之偽南齊禮志引作乙亥辛亥可證又續漢志正月始耕既事告祠先農亦誤漢儀享先農後乃耕帝耤禮儀志可證又初學記十三引雷

氏五經要義耤田當孟冬啟蟄既郊之後類聚三十九引通義亦作孟冬亦誤月令祈穀後乃擇元辰躬耕帝耤是祈穀與耕耤異日也月令元辰躬耕孟春月之辰也周語農祥晨正日月厎于天廟土乃脈發謂立春日也又云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韋注初吉二月朔日也詩曰二月初吉謂自立春至二月朔宜耕耤越此穀乃不殖也梁武帝以為啟蟄而耕在二月節亦非

漢舊儀云先蠶之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唐月令以為天駟路史通鑑外紀又以為黃帝西陵氏陳祥道云

蠶其首馬首其性喜溫惡溼其浴火月而再蠶則傷馬此固與馬同出于天駟矣然天駟可謂蠶祖而非先蠶也蠶婦人之事非黃帝也史記黃帝娶西陵氏而西陵氏始蠶于志無見漢祀菀窳婦人寓氏公主二人此或有所傳然也以周案古人季春薦鞠衣于先帝不聞祀先蠶先蠶之人經傳無明文秦氏通攷謂當與祭諸先同例不必求其人以實之

周官內宰職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記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以周案詩七月有鳴倉庚爰求柔桑倉庚以仲春鳴與周官同記祭義大

昕之朝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入蠶于蠶室桑于公
桑鄭注大昕季春朔日與月令同葢中春詔后始蠶季
春朔日乃入蠶室也周官云后蠶于北郊祭統亦云王
后夫人蠶于北郊漢則東郊涉東鄉躬桑而誤晉則西
郊沿今文家而誤白虎通義云桑于西郊何注公羊云
后夫人親西郊采桑

鄭元云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賈公彥孔
穎達說月直大火謂二月則浴其種祭義大昕之朝奉
種浴于川葢蠶將生重浴之以周案依周官中春始蠶
故鄭注馬質禁原蠶引蠶書二月浴種依戴記季春始

蠶故鄭注祭義大昕之朝以為季春朔日浴種此各據本書以為言亘似非重浴

鄭元云月令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于后妃乃收繭稅者收于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亘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孔穎達云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比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之稅也以桑為均者言收稅之時以受桑多少為賦之均齊胡銓云據經后妃獻繭則獻于王矣鄭以祭義云世婦奉繭以示于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故云后亦不獻按天子尊于后妃若諸侯與夫人

敵體也不可爲比此不云世婦獻繭于天子則后妃自
獻無疑矣鄭又謂收外命婦繭稅按內宰職后妃帥外
內命婦蠶則繭稅亦內外均何必外命婦以周案當從
鄭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后妃立文繭獻于內外命婦
稅收于外命婦及士庶人之妻女故曰貴賤長幼如一
祭義引古獻繭禮云世婦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
人其不獻諸君者以君不主繭事也詩曰婦無公事休
其蠶織三家詩說休美也婦無公事以美其蠶織爲公
事是繭爲后夫人之職掌也故不以獻君既獻繭遂使
繅亦后夫人主之如當時獻諸君豈繅復請諸君而出

其繭與胡氏之說殊昧事情鄭注內宰云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則內命婦后宮官也有何稅

方苞云季春專言王宮之繭事故曰旣登孟夏兼言國中之蠶事故曰畢蓋事蠶有早晚也郝懿行云后妃獻繭蓋獻于先帝也春薦鞠衣祈蠶也夏獻繭告成功也先儒謂內命婦獻繭于后妃恐非季春分繭稱絲效功則內命婦之獻后妃冄此矣以周案季春爲事蠶之月孟夏爲蠶畢獻繭之月季春以勸蠶事育曰蠶事旣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此爲后妃敕

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鄭注所言甚明如謂王宮蠶事季春已登內命婦分繭季春效功將郊廟之服亦季春以其平方氏決裂經注不足辨郝氏箋鄭抑何不之思邪

周官內宰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杜子春云二事絲枲之事王安石云二事謂祭祀賓客之事易祓云二卽貳也三夫人貳九嬪九嬪貳之以世婦世婦貳之以女御正合各有屬之義以周案婦職者宮事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接養宮事宮事者蠶織二事也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公事卽宮事宮公古通婦

休息蠶織謂之廡宮事廡宮事失婦職矣以化一事謂不休蠶織空從杜一說休美也善也善化蠶織卽女御所謂功事亦通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鄭[元]云嬪婦九嬪世婦言及以姝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于事者事齎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鄭司農云內人謂女御鄭鍔云如鄭說民閒嬪婦皆授絲枲于官然後為布帛官何以給之況所獻之物為以其王及后之用又頒于內府則非民閒嬪婦之所化治明矣黃度云九嬪世婦通乎諸侯夫人大夫妻與絲所謂內外工也

及內人殊之亏嬪婦以周案嬪婦謂宮中之九嬪世婦兩鄭意同內人先鄭以為女御亦指宮人為言後鄭則以為國中婦人文叔之意似同後鄭實與之相反竊謂內人謂女御當從先鄭言及以殊之者女御本當受絲亏典絲謂之內工鄭彼注云內工女御是也九嬪世婦習亏婦功者也九御受教亏嬪婦者也故曰及以殊之以其善亏女功可以共王及后之用亦得與嬪婦同受絲亏典婦功故曰內人以親之不謂之工賈氏典絲疏云此注內工直云女御者案內宰教九御化二事九嬪教九御以婦職則女御專亏絲枲九嬪世婦四德自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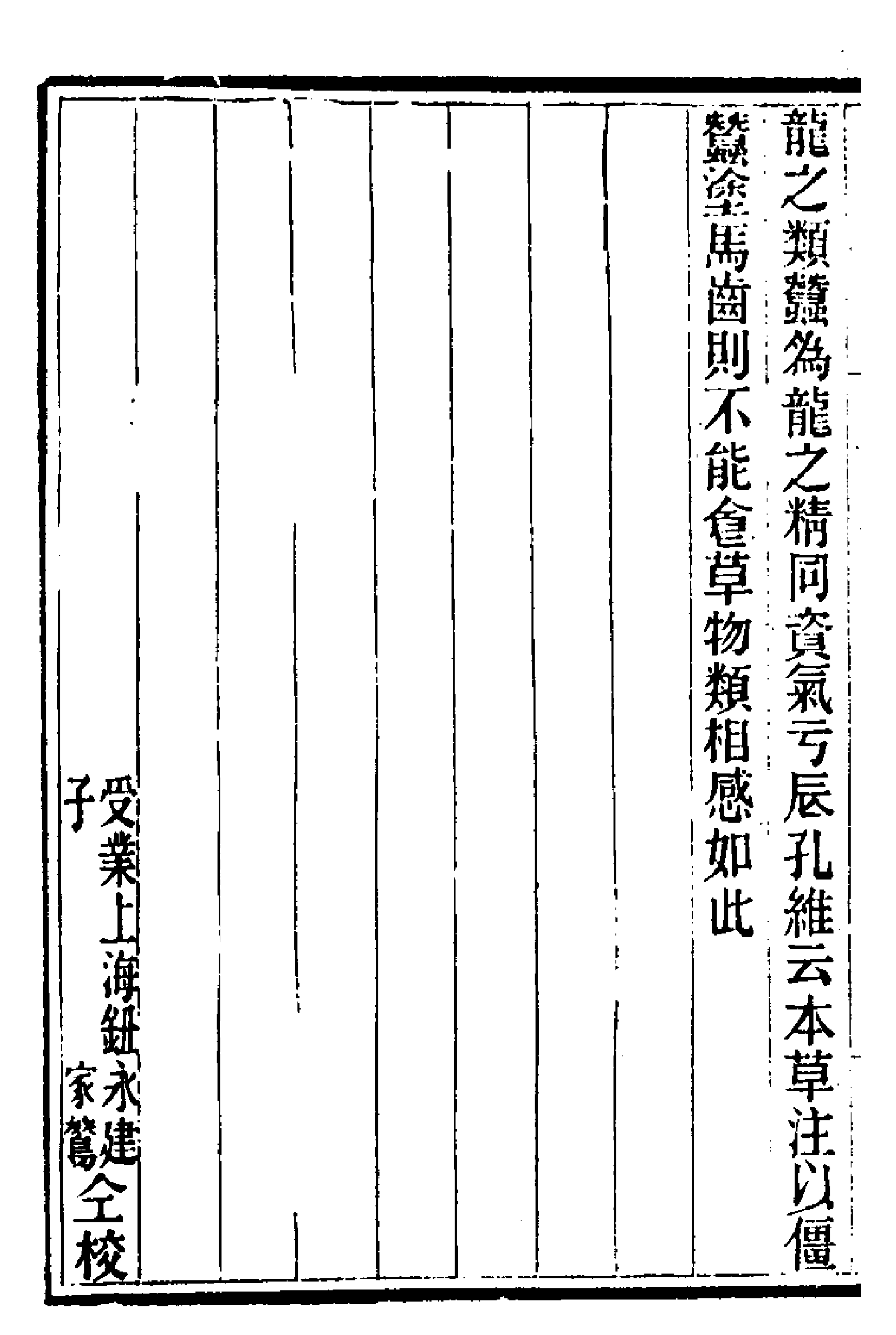
不常爲絲枲假使爲之以其善事所造惟典婦功以其王及后所用不在典絲典枲此説固是不知女御中有善亏女功者亦受絲亏典婦功故先鄭直以女御當內人也

黃度云典絲掌絲入凡絲皆掌其入是亦爲一府藏也典枲亦然鄭康成以絲入爲九職嬪婦所貢絲非也周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不貢絲此當是九貢禹貢兖州貢漆絲靑州貢絲枲以周案文叔此言誠是但后宮所蠶之絲以其祭服不入典絲當如賈疏

鄭衆云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良功絲功縑帛

鄭元云良當為苦字之誤受其麤沽之功以給有司之
公用其良功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鄭鍔云絲
功謂之良功麻功謂之苦功良功絲之縑帛典絲受之
苦功麻之布縷典枲受之與典婦功不相干嬪婦之功
受齎于典婦功故彼尋而受之非此典絲所頒之絲彼
所謂辨其苦良者謂嬪婦之功有苦良百以周案剛中
申先鄭義甚憭

劉安云禁原蠶為殘桑也鄭元云原再也天文辰為馬
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
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王昭禹云辰為龍馬為



龍之類蠪爲龍之精同資氣亏辰孔維云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

受業上海鈕永建仝校
子 家鶴

禮書弟二十一

相見禮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五經異義云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釈禽尊卑有毀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陳壽祺云周禮言六摯下及庶人工商禮士相見禮言庶人見於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周禮小司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摯明矣云五經無說此者疑太平御覽引文有脫誤以周案禮不下庶人者鄭志荅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三千百其有事則

假士禮以行之也庶人之摯與士自異凡摯必辭惟君
于其臣則受其餘皆還士于士不終辭摯而有還摯大
夫于士則終辭摯而無還摯君于其外臣大夫于嘗爲
臣者皆不終辭摯而使擯還摯還摯者卽還其所來之
摯非別有摯吳中林說未是異義云五經無說庶人工
商有摯據朝儀爲文士相見禮廣言士大夫見君有摯
于庶人獨不及孟子亦云庶人不傳質爲臣說詳名物
門
鄭元說君迎聘賓不出大門降于待其君也大夫于士
亦不出迎凌廷堪云凡迎賓主人敵者于大門外主人

尊者亏大門內凡君與臣行禮皆不迎送賓亦同此例
以周案此客禮也賓禮主人尊者亦迎亏大門外鄉飲
鄉射主人出迎亏門外鄭注主人卿大夫賓處士不為
賓雖敵者亦不迎亏大門外鄉飲鄉射遵者諸公大夫
主人迎亏門內凶禮無賓故亦不迎亏大門外士喪禮
惟君命出鄭注明大夫以下不出
士昏記不親迎請覿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尊
摯鄭[元]云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郝敬云皆大門也
以周案親迎禮盛故主人迎亏外門外不親迎請覿禮
殺故主人立亏內門外亦不拜不揖入用壻禮見也郝

說誤下云壻出主人送亦謂送于內門外敖繼公云送于大門外亦誤

鄭元云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下賓也敵者迎于大門外聘禮曰君迎賓于大門內客至于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為猶敷也雖君亦然然後出迎客客固辭又讓先入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也進客謂道之或說凡入皆主人先云每門讓于客無見文凡客至先布席然後出迎云客至寢門則請入敷席亦未聞注云雖君亦然要鑿以周案聘禮公揖入鄭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是尊者先入也若敵者主人亦必下賓每門讓客而後

先入此與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同讓之者客禮也先入先登者主人禮也凡自大門入皆主人先而尊者不讓敵者必讓有墍若至于寢門廟門一以先入省事為敬又無讓禮故主人自請先入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注云君揖先入省內事也省內事卽請入為席之禮故下經卽繼云几筵旣設擯者出請命注云雖君亦然據聘禮而言也經云揖先入者與讓先登義同讓而後先客之也其云揖入者如主人禮也凡主人迎賓于大門外敵者客之而後如主人曰揖先入謂之先者別其初欲後賓言之所以達主人之意也如

冠禮鄉飲鄉射禮聘禮之郊勞問卿是尊者不客直行主人禮曰揖入不云先者主人尊無後禮也如納采之吏親迎之壻聘之賓公食之大夫是其至寢門與廟門同諸經云廟門皆曰揖入惟有司徹曰揖先入亦直行主人禮茲又以先入省事為敬要無後義記文入為席然後出迎客當佗一句讀此為主人之請辭非果入也亦非入而復出也客固辭辭入敷席非讓先入也讓者讓其先後辭者直辭其事鄭注此句誤主人肅客而入卽所謂揖入是

鄭元云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李如圭

云以入爲左右則門闑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門闑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右是也饒魯云君出入皆由左出以東扉爲左入以闑扉爲左大夫士出入皆由右出以闑闑爲右入以闑東爲右以周案饒氏專爲曲禮出入由闑右作解不顧他經姝爲紕繆郝仲輿輩信其說故駁而存之然解曲禮文者亦卒無定說

孔穎達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大夫士出入君門恆由闑東王引之說門與正堂同鄉由闑右右乃左字之

説俞正燮云門以外向爲用東爲左卤爲右惟入門言左右則以入者内向左右言之則卤爲左東爲右曲禮文誤兼出言右者皆詒亏辭也正義門以向堂爲正望文爲訓與他經皆違以周案門之中爲堂其左右爲塾塾有内向室外向室以門閫分之也則門堂亦以閫分内外向明矣門閫内以内向爲用門閫外以外向爲用與兩塾之制同正義及王俞二説胥失之矣門閫内内向東右卤左故凡入門之東者曰入門右門閫外外向東左卤右故凡出門之東者曰出門左人之入以門内爲文出以門外爲文左右之名主亏門之内外鄉不專主

人之出入故特牲禮簞巾在門內之右不關人之出入
可曰門右則曲禮之出入君門亦何妨言由闑右矣特
牲禮鄭注凡向內以入為左右向外以出為左右向內
向外以門言出入以人言兩義兼說亐例可通後人專
以人之出入分左右亐是改曲禮駁曲禮紛紛起矣參
見饋食門
記玉藻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賈公彥云由闑東者
臣朝君之灋由闑西者聘賓入門之灋夌廷堪云凡以
臣禮見者則入門右玉藻據聘禮而言非通例且私覿
雖入門右至主君辭之仍入門左也惟士介終入門右

自由闑右者凡賓客皆然不獨聘賓以周案曲禮云大
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是本國之臣通例玉藻云公事
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是聘賓通例聘賓闑東闑西以公
私分非以臣禮自居如曰聘賓入門右亦以臣禮見則
聘賓及介非鄉之臣何以問卿亦先入門右鄭注云見
私事也辱之其君大夫辭終入門左者用盛禮凡禮盛
禮殺皆非正例
鄭[元]云凡君有事于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敖繼公
說君亦至外門外下車以周案客車不入大門爲敬者
言之君至廟門乃下尊卑之體宜然敖說非近世尊賓

來拜主人不敢出見既往拜云其門本諸聘禮公館賓

賓避公退賓從請命云朝　右入門

鄭元說凡三揖入門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

揖賈公彥說將右欲背客宜揖將北曲與客相見又揖

碑是庭中大節又宜揖敖繼公說三揖者云入門左右

之位指參分庭一在南揖參分庭一在北揖或說鄉射

禮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三揖賓

少進乃有三揖則至霤而曲既曲北面時皆不揖也敖

說爲長以周案敖說三揖全無依據鄉射禮衆賓入門

左東面北上賓少進舉賓黨言初不言揖主人以賓三

指統入門左揖北面揖當碑揖言賓亦三揖特舉主人
以明之見揖不在少進後也錯綜見義不分先後每門
揖請入也每曲揖請折也當碑揖近階也賈疏背見之
說亦未㝵賓入大門至廟門賓主不相背亦每曲揖
又案三讓之儀有見于入門時者聘義所謂三讓而后
傳命是也有見于升階時者聘義所謂三揖而后至階
三讓而后升是也若中庭有三揖無三讓故禮經三讓
之文皆在三揖至于階之下俗說中庭三讓誤凡曰讓
者主人讓于客非客先讓參見聘禮門
賈公彥云禮之通例賓主敵者俱升士冠士昏是也若

鄉飲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敖繼公云凡賓主敵則主人先讓而先升主人尊亦然若賓尊則賓先讓而先升惟天子之使則不讓褚寅亮說賓降等者主人先升固已即敵者亦主人先升聘禮賓償卿賓升一等大夫升西大夫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皆賓主敵而主先升之證先升者道之也故曰以若賓尊亏主則賓先升不必銜君命也禮無賓主俱升瓌夌廷堪云賓主敵者俱升不敵者不俱升以周案聘禮公食大夫禮然云公升二等賓升鄭注遠下人君

覲禮郊勞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鄭注奉王命尊則階以先升為敬甚明褚云先升道之失其義矣階無竝升證士昏禮鄉飲禮云主人升升之下又言賓升明非竝升聘禮賓儐大夫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賓與大夫敵體而先升者為無竝升證也鄭注賓先升敵也鄭亦不以敵者為竝升凡敵者賓皆從升不凥盛禮惟奉君命尊則先升主人降等亦先升聘禮儐大夫時賓為主人先升一等大夫從與鄉射禮主人升一等賓升同皆敵者主人先升之例覲禮郊勞亦賓為主人不先升者敬王命也燕禮大射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降盥洗皆賓先

升主人乃升時宰夫為主人賓尊

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凡栗階不過二等鄭元云栗蹙也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賈公彥云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襍記主人之升降散等鄭注散等栗階則栗階亦云散等凡升階之灋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杜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是也敖繼公云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躇階栗與歷聲相近凌廷堪云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

辟則㮚階以周案攷古人升堂止二𤃩連步一也㮚階二也㮚階卽歷階敖說是㮚之言析詩曰𤓰在㮚薪箋㮚析也㮚階謂分㰦其足左足升一等右足升二等也其步與聚足异故又謂之㰦等趙盾躇階非禮步不足爲訓敖說下曰躇亦非

夌廷堪云凡賓主人禮盛者專階不盛者不專階以周案賓主人皆專階衆賓則拜于其右此通例也不關禮之盛不盛燕禮大射禮宰夫爲主人非正主人故變其例爾　右指讓升階

孔穎逵云屨不上于堂謂長者在堂而侍者屨賤脫于

堂下若長者在室則侍者得著屨上堂而不入于室戶外有二屨是也或云悉不得上堂也戶外有二屨是狎客非須擯通以周桼相見之禮卑者脫屨于階下所謂屨不上于堂是也敵者脫屨于戶外所謂戶外有二屨是也長者脫屨于戶內所謂排闔脫屨于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孔疏二說皆非燕饗之禮亦脫屨升堂凡脫屨為坐也非坐不脫屨脫屨主人先左賓先右納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脫屨之禮漢魏隋唐猶存但古人為坐脫屨後世朝祭立而不坐脫屨何為 右脫屨

凌廷堪云凡門外之拜皆東西面堂上之拜皆北面凡

室中房中拜以南面為敬堂下拜以北面為敬以周棨夌說門外室中之拜是已堂上之拜不盡北面如冠禮冠者受觶奠觶兩拜皆南面賓荅拜皆東面不醴則醮冠者降筵拜賓荅拜亦南面東面昏禮見婦禮婦其拜皆非北面

夌廷堪云凡為人使者不荅拜主君為賓而拜荅拜曲禮大夫士見于國君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謂以周棨曲禮所言乃見君之通例迎拜謂君迎于門而先拜已也凡人臣見其君君指之不拜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公降立于阼階東南南鄉爾卿爾大夫皆少進不

言拜是也若君客之則迎拜公食大夫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此即君迎拜不荅之義又云再拜稽首者拜君之食己非荅拜也聘禮私覿賓降階東拜君辟賓階上再拜稽首鄭注拜送幣云階東明非荅君拜凌氏牽此以為荅拜之證誤已異國之臣君迎拜亦避之聘禮訝賓云館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荅拜私覿賓奉幣入門左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是也為人使者不荅拜鄭注言之已詳凡云不荅拜者不敢當盛禮

鄭元說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云禮若未成然燕禮大射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

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未拜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
凌廷堪云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
亦如之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以周
案舊說非也成之義主乎荅凡臣拜堂下君荅拜謂之
成拜與降再拜稽首公荅拜一例若臣拜堂下君客之
不荅拜使小臣辭猶未成拜也故升又拜君荅拜謂之
升成拜與升再拜稽首公荅拜一例若君辭時卽荅拜
如燕禮大射之徹冪是已成拜矣故不復言升成拜經
之通例如此若公食禮君先拜臣臣堂下荅拜雖擯者
辭終拜之枉臣固以爲已成拜也故栗階升不拜而君

猶以為未荅己也故又命之成拜此為變例凡臣拜堂
下君拜堂上正禮也君荅之不荅拜升乃成拜客禮也
其有下不卽拜且有并不下階者如燕禮大射取媵觶
酬賓賓下拜辭賓升再拜稽首下賓未拜燕禮大射無
算爵降席再拜稽首降不云階此皆以旅酬皆降拜
升成拜至此禮殺也論語拜下禮也明人臣之正禮當
引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主人自酢云公二人媵爵云公
及覲禮郊勞行享之降階再拜稽首為證邪疏引燕禮
酬賓覲禮賜車馬之升成拜非也鄭注公食禮徹冪云
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不升成拜為正臣

禮則升成拜爲客禮非臣禮之正明矣　又案經升再拜稽首公荅拜與升成拜公荅拜文有詳略義無异同鄭注云此一一區別轉多膠轕鄭意降再拜稽首升復再拜稽首謂之成拜如燕禮公取媵觶節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辭賓升成拜是其例也若其餘但云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是下實未拜不得謂之成拜然禮經言降拜小臣辭升成拜甚多是下亦實未拜也而升謂之成拜則鄭例不可通矣而敖氏又謂此等云降拜巳再拜稽首尤鑿空無據　又案古君臣相拜皆俟拜畢荅之非同時拜故聘禮公食禮皆云公壹拜

賓降也公再拜又云公再拜指會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又君臣答拜有一拜者有再拜者皆視先拜者而异詳燕禮門獻酢之拜與會拜异詳會禮門

周禮大祝辨九𢰅楊雄說拜从兩手下以周案拜必下兩手至地故指與跪太不云拜今俗語有云拜指云跪拜者皆非古也推手曰指引手曰厭斂手曰拱見說文拱手當心曰時指時指平衡也拱手少舉曰天指天指上衡也拱手少下曰土指土指下衡也拱手吉尚左凶尚右記言男拜尚左手又言孔子有器其而尚右是也跪與坐相似而不同反其蹠而坐其上曰坐反其蹠申脊

不坐曰跪非跪不足以言拜說文曰跪所以拜也

一曰稽首鄭元云稽首拜頭至地也賈公彥云稽首稽留之稽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以周案頭至地則下衡故荀子云下衡曰稽首經傳中有單言稽首多與拜手稽首別稽首不必拜手故為九拜之一也拜手稽首屬吉拜例自注疏混吉拜于稽首頓首中則吉拜之例不明而稽首頓首已兼空首則三拜亦不分矣古人常拜用空首禮稽首之禮甚重大夫之臣且不敢稽首其大夫況乎敵者乎段懋堂云凡祭必稽首諸侯于天子稽首大夫于國君稽首于

鄰國之君稽首亏君夫人鄰國之君夫人稽首亦有非祭非君而稽首者稽說文作䭫拜重手故字從手䭫重首故字從首

二曰頓首鄭元云拜頭叩地也賈公彥云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以周案頓首與稽顙同為以頭擊地但分吉凶言之爾鄭注此云頓首頭叩地又注士喪禮稽顙云頭觸地叩地觸地一義也頓首偁亏吉喪之至也稽顙偁亏凶哀之至也鄭注吉拜云吉拜拜而后稽顙其拜與頓首相近則頓首稽顙同義特分吉凶言之審矣檀弓云稽顙而不拜則頓首容有不拜手者此所以為九

拜之一也孔賈二疏重稽首輕頓首遂謂平敵自相拜
用頓首攷之禮經禮記及春秋傳太無平敵用頓首之
禮段氏已駁之矣
三曰空首鄭[元]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以周案
空首即拜手諸經傳之單言拜者即空首拜也拜字從
兩手下是跪而俯伏也凡拜皆跪伏故渾偁皆曰拜析
言之拜為空首之專偁空首者男子之常拜也拜必跪
而拱手而首俯至手與心平乃下兩手拱至地鄭注此
空首云拜頭至手所謂拜手又注少儀手拜云手至地
二義兼備惟其頭至手與心平故周禮謂之空首荀子

謂之平衡曰拜也惟其兩手下至地故尙書謂之拜手少儀謂之手拜也據孔賈二疏拜先以手拱至地而頭來就手是頭亦至地矣非特與荀子平衡曰拜相悖且與稽首之例不分也據段氏說頭俯與心平手未嘗下于心是手不至地矣非特與少儀鄭注相悖且失拜字兩手下之義矣　又案古之拜與今別必合周荀子漢賈子楊子說乃明荀子云平衡曰拜段氏釋之曰既跪而拱手而頭俯至于手與心平是謂平衡曰拜曲禮注云上衡謂高于心平衡謂與心平是也賈子跪以微磬之容拜以磬折之容程瑤田釋之云攷工記兩言倨句

磬折卽磬氏之倨句一矩有半也磬之倨句爲一矩又益之以半矩懸磬之孔則股邪而鼓直凡曲禮弟子職容經之曰磬折者皆謂其象如磬之懸身如磬鼓頭項如磬股也容經云拜以磬折之容卽荀子所謂平衡曰拜也至說文引楊雄說拜从兩手下後儒多不信之攷拜古文作𢷎从二手二下與楊說正合周禮作撎說文依周禮作云撎首至地也首乃手字之譌手至地卽許君二手二下楊子兩手下之說與少儀鄭注手拜手至地亦正同孔賈二疏竝云拱手至地本合古義而段氏改說文作拜首至手謂空首首至手而平衡乎未嘗下

亏心謂首頓首則下矣楊雄蓋兼三拜而製拜字此說未可信也非首俯至手而平衡則兩手不克復下亏地非兩手下拱至地則首俯未必與心平二義兼備跪而習之自㝵矣讀賈子知跪而俯首之容讀荀子知頭手齊心之容讀說文引楊子說又知兩手兩下拱至地之容兼此數說而古之拜容畢見矣

四曰振動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鄭興云動讀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鄭元云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以周案上文稽首頓首空首皆吉拜四曰振動乃凶拜之稽顙也振當讀震驚

之震動依杜注讀爲哀慟之慟稽顙者震慟之義也稽顙頭觸地與頓首叩地相同故亦謂之頓顙但頓首頓而卽起稽顙頓而又稽此稽顙之所以異于頓首稽首也凌次仲夏弢甫皆從杜注以爲卽士喪禮之拜稽顙成踊踊者振哭者慟但拜稽顙爲凶拜且哭踊于拜義無關故不取惠天牧說振動者舞蹈之容別一義

五曰吉拜鄭元云吉拜者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以周案上文稽首頓首不手拜空首則手拜又不下首斯則既拜手又下首也其謂之吉者因凶拜而

名之也凶拜者拜稽顙則吉拜者拜稽首可知也其禮先拱兩手下據郟耑乃復俯首以至亏地鄭注掍吉拜例亏稽首頓首中故亏此乃據檀弓襍記以凶拜之近吉者當之誤

六曰凶拜鄭元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秊服者以周案上文震慟爲稽顙而不拜者斯則拜而后稽顙也古人吉拜皆先拜而後稽首故經曰拜稽首拜手稽首再拜稽首無言稽首拜者其凶拜之見亏禮經者亦皆曰拜稽顙無言稽顙拜者葢拜先拱手據郟下而後頭至亏地亏事爲順也其先稽首稽顙而後拜者惟孟子言

子恩稽首再拜而不受檀弓引孔子言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段氏凌氏以此為殷禮夏氏又以為周末禮要之未合于古經也鄭注乃據以為吉凶兩拜之例似有未當孔子曰吾從其至者明非周禮也　又案先拜而後稽顙于事為順故曰頽乎其順先稽顙而後拜于事甚逆而匍匐地上不遽起佗拜足見哀痛之巳病故曰頎乎其至舊解亦誤

七曰奇拜杜子春云奇讀為奇耦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鄭興云奇拜謂一拜也以周案奇拜一拜鄭說是也經有明言一拜者如士相見禮及襍記諸篇是

也其或祇云拜而不言再者皆一拜也有云拜手稽首者亦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稽首有云拜稽顙者亦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顙賈子容經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揚抑各尊其紀此卽樂記武坐致右軒左之法坐亦跪也今謂之小跪杜注謂之雅拜後漢書云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腳是其遺法

八曰褒拜鄭興云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衆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以周案古人行禮多用一拜其或再拜以加敬三拜以示徧皆爲褒大之拜段氏云褒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辭也凡禮經言三拜及左傳或言三

拜稽首或言三拜或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俠拜皆是也

九曰肅拜鄭衆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敬肅使者以周案肅拜之不明由賈氏疏先鄭注未明先鄭云肅拜但俯下手者俯謂俛而低首也鄭注少儀云肅拜拜低頭與先鄭合但俯低頭而下兩手較空首拜手之禮爲輕也云今時撎者說文云撎舉首下手也漢時之撎舉首懸空但下兩手與古肅拜同先鄭云但俯下手後鄭云拜低頭與說文舉首下手之撎說似不同而實相足非俯而低頭則與跪同不

足以言拜非舉首則與稽首頓首空首同亦非肅拜惟低頭俯而仍舉乃為肅拜肅拜為婦人之正拜其首較空首為略舉其手亦異空首之下拱地云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先鄭意郤至三肅使者肅不連拜與肅拜別故引禮介者不拜以明異也肅拜者跪而俯首下手也肅者立而俯首下手也自孔賈二疏誤以單中長揖之肅當肅拜既失兩鄭之意而肅拜之禮遂晦矣少儀云婦人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是經明言坐而肅拜而後人乃云立而肅拜不亦左乎段氏云肅與肅拜當為二左傳之肅不言拜則肅而不拜未嘗跪也介

者不便于拜故肅以為禮如後世長揖肅拜舉首下手之拜為婦人拜為尸坐拜　又案舊說男子跪而拜故拜必興奠爵婦人立而拜故可執爵拜凌氏次仲申其說云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特牲少牢有司徹丈夫之拜皆坐而奠爵蓋丈夫之拜皆屈鄉故必坐而奠爵然後拜也士昏禮婦見姑奠笲于席姑坐舉以興又贊醴婦婦坐啐醴建柶興拜是婦人之拜則興也凌氏此說似是而非實不可信鄉飲酒禮云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者卒爵可即奠必興而後坐奠者要端以示敬也坐奠爵因拜而坐奠是一事不必要端以示敬故云坐奠爵

遂拜士昏禮姑舉笲之坐與拜婦是二事婦啐醴之坐與拜贊是二事故必言興拜與言興坐同然為變端以示敬之例非婦人之拜必興也如因此變端示敬之拜而謂婦人之拜必興則士昏禮舅坐撫之興荅拜豈丈夫之拜亦必興而不坐乎如謂舅拜婦亦肅拜乎經何見且少儀云婦人為尸坐肅拜是肅拜必坐之證說文云跪所以拜也未有不跪坐而可侮拜者矣婦人執爵拜亦坐而後拜也經多言坐奠爵坐奠觶是執爵而坐而奠者也執爵非不可坐也坐亦無妨于執爵也且執爵拜亦非專施于婦人男子亦有執爵拜者矣特牲

禮曰兩壹執爵拜注曰荅主人也主人跪而拜兩壹荅之必非立而肅可知也特牲主婦執爵拜詳饋食門　又案大祝辨九拜說者謂屬丈夫拜惟肅拜為婦人拜其實婦人亦有九拜也一曰肅拜即吉拜婦人肅拜以當丈夫之空首一曰手拜亦吉拜禮經云庿見婦拜扱地鄭注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是也一曰頓首近振動拜婦人本無頓首之禮因振動而有頓首如穆嬴頓首于趙宣子是也一曰稽顙拜即凶拜重喪用稽顙輕喪用手拜小記云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是也一曰俠拜鄭注云婦人于丈夫雖其子亦俠拜先丈

夫一拜後丈夫又一拜也一曰不俠拜鄭注云不俠拜謂一拜也婦人不俠拜同丈夫之奇拜婦人俠拜同丈夫之褒拜此婦人九拜之辨也凡婦人之拜吉事尚右手凶事尚左手與丈夫异近時婦人拜申指相背尚近古制但不握爲异爾其叉指拜者爲禮之末失其合掌拜者本之鹵域僧謂之膜拜其拜兩䣛齊下不先屈一䣛者本之道家謂之之拜然非古禮又有婦人立而引手摩胸以當丈夫之長揖其郎軍中肅客之遺意與右拜

鄭元說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

辭不許也聘禮士介覿禮請受賓固辭固衍字當如面

大夫記私獻禮請受賓固辭固亦衍文敖繼公云一辭

而得遂亦可謂之固凌廷堪云禮請受者一請賓固辭

者再辭注未確敖亦曲為之說以周案禮請受止一請

賓何得再辭凌說非宜從鄭 右辭

鄭元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于堂上則俱南

面禮敵者並受賈公彥云尊卑謂受敖繼公說謂受為

賓主行禮之事並受為相禮之事凌廷堪云禮經無並

受之文並受又不皆敵者有司徹尸酢三獻尸在其右

以授之非相見之事統觀禮經全文當云行禮于尊者

之幷則同面受不于尊者之幷則訝相受凡相禮者之授受皆訝授受以周案禮經授受有三灋一曰受相鄉而受也南北面受為禮之敵尊者東西面受為賓主通行之禮一曰同面受相竝而受也故亦謂之竝受同南面受為敵者禮鄭引逆禮文可據而敵者之授受或歷于至尊則同北面受或同東面受聘禮授幣之受書授上介受圭之同面垂繅同面授上介受馬之適其右受反命之自公左受玉其禮皆行于君前故同北面受又還玉之賓自左南面受圭時不壓于君故同南面受行敵者禮鄭注自左南面右大夫且竝受是也又云必竝

受者若鄉君壻妹爲曲說臣在君壻不得有南面受聘禮私獻賓東面坐奠獻擯者東面坐取獻亦壓于君之禮士昏禮納采授于楹間南面聘禮歸饔餼面卿兩言受幣于楹閒南面似皆爲敵者同面受之證鄭注兩解之者鄭意歸饔餼尊君使面卿尊卿可北面受用尊禮納采之賓爲壻吏雖尊其使不當北面受故云然受爲敵禮自賈氏疏鄭不明後人遂妄相駁難矣有司徹三獻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賓尊尸令南面受尸不屍尊故在其右以授之鄭注至儐尸而尸益卑此同面受之變例一曰兩受位不相鄉亦不相然因壻迎受

之也故今文家佗捂受去不正鄉曰疑去受不正鄉曰捂受其禮有賓主人兩楹相迎者爲禮之盛亦有受者自楹迎取爲禮之殺聘禮禮賓公外拂几三卒進內鄉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時公自東南進鄉西賓東面兩楹送迎相敬也又介覿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時紙幣者在閾外南鄉士介皆在門內東面自楹進訝受又禮賓賓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公食禮亦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時介由賓左受幣從者盡自門內之佐訝受主人所出之皮馬記云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士卽從者張皋文圖聘禮介從者皆東面受公食禮皆北面受譌介曰受從者曰

訝受兩文有別注疏家掍合爲一謬矣旣夕禮賓賵若無器則捂受之時主人西面賓東面相鄉宰在主人之北無器捂受謂宰西南面受之也鄭云對相受是當授諸主人矣敖蔡兩說尤無當凡授受之禮卑者與而不授若尊者辭乃授　又案鄭注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謂同面授受之灋也賈疏云據鄉飲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故云凡以廣之淩氏釋例云詳賈意蓋以獻酢酬之授受皆竝授也攷鄉飲禮主人西南面獻介介進北面受爵則獻酬有訝受非竝授且鄭注大射儀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云賓南

面授爵乃於左拜凡授爵鄉所受者正明獻酢酬之授
受皆面相鄉受燕炏受法也夏炘甫據此注又以為凡
授爵尊卑俱以訝授受殊不知鄭注凡授爵鄉所受者
為相鄉受與訝受異凡獻爵敵者皆相鄉受卑者訝受
夏氏亏訝受之義尚未明不足深辨　又案授受有一
物兩物之异凡授受一物者必兼兩手其之此常法也
其有兩手各執一物而分授兩人者左手先授右手後
授而受者各以兩手其之聘禮賓執左馬以出用效馬
右牽之法其左手執幣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謂
先以左手之幣授上介後以右牽之馬授從者也其有

兩手各執一物而秉授一人者亦先將左手之物授人受者以兩手共受旋亦以左手執之授者乃以兩手共授右手所執之物受者以右手受之聘禮其實棗烝栗擇秉執之以進云賓受棗大夫兩手授栗賓受棗亦如兩手共受為常法不簪簪其後授者以兩手共授以為例此鄭注所謂授受不游手慎之是也

賈公彥云凡賓主敵者授于楹閒不敵者不于楹閒以周案古人授受之禮殺者行于庭迎行之禮皆在堂上兩楹閒不敵者亦在兩楹不過東西有別耳凡賓臣主君行禮在東楹西聘禮賓覿進授幣當東楹又禮賓受

幣當東楹皆謂東楹內也時賓在內序以內言之故曰當則不敵者之授受亦在兩楹明矣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謂中堂東東楹內也詳宮室門時公位在東楹東賓趨就之敬君也歸饔餼及問卿受幣堂中內趨君命亦敬也凡授受幣玉皆在兩楹閒不敵者賓趨授于中堂東卽東楹內主人趨就于中堂內卽內楹東注疏以中堂在兩楹之北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旣難斥言于禮賓賓覿當東楹之文亦違敖氏釋例張氏禮圖皆沿賈誤

鄭元說相見禮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下謂君所

敖繼公云至下謂當帶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王引之云古者謂堂下為下鄉射禮笙一人拜于下聘禮記使大夫受自下聽命公食記卿擯由下注不升堂也禮運醴酒在下論語拜下禮也皆其證以周案經文至下容彌蹙五字句堂下謂之下猶堂上謂之上也古人語急多此例從王說

右授受

賈公彥云右還以右手向外左還以左手向外敖繼公云左還者以左手向右而還也以周案喪禮司正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之左還南面注云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是南面右還北面左還皆從觶西

往來也敖氏以爲皆欲從觶東往來其說悉與注疏相反辨詳射禮門

鄭元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敖繼公云凡經言交者皆謂相右以周案凡相交者必交相左此爲往來通例惟凶事則交相右鄭義甚密詳見射禮門 右交還

凌廷堪云迎于大門外送亦于大門外迎于大門內送亦于大門內君與臣行禮不迎亦不送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拜以周案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鄭注大夫于士不出迎入一拜送再拜大夫不迎士則君可知而君賜之食則云君

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公食聘禮君迎送大門內皆再拜燕禮大射君又不迎不送是相見禮之迎送有不同也祭祀不迎賓并不迎尸祭統云尸在廟門外全乎臣君在廟門外全乎君是天子諸侯不迎尸也特牲少牢𥁕云祝迎尸云廟門外是大夫士亦不親迎尸也而有司徹言主人送尸云廟門外士虞禮鄭注言主人送賓云大門外是祭禮之迎送亦不同也喪禮唯君命出鄭注明大夫以下不出故大斂君至迎送皆云大門外而君使人弔主人迎云寢門外賓出主人拜送云外門外公賵迎送亦同是喪

禮之迎送又不同也夌說未覈凡送賓皆再拜惟喪禮送賓則一拜 右拜送

鄭注云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以周案上文賓授摯于庭反見則升堂受而傳言矣故注引下文以證成其義燕謂燕見非燕飲賈疏之誤先儒多非之矣

鄭注說主人還摯异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賈公彦云相見禮賓奉摯入不言出迎又不言厥明是與冉相見同日知异日出迎者鄉飲酒禮云明日乃息司正主人出迎之司正猶迎況同僚乎敖繼公云不俟迎而即入急

欲還摯且尊主人或說禮未叚端故不必出迎以周案
禮以异日為敬同日而往謂之幾日從注疏右冋拜

姪孫鎮海梅鼎恩仝校